



作品

收淚

得獎者

蕭信維

蕭信維，一九九七年生。現就讀國北教大語文創作學系三年級。喜歡山與海、植物與浪濤。觀看世界自有一套幼稚卻青春的方式，正試圖以筆勾勒出來。曾獲國藝會文學創作補助、教育部文藝獎小說首獎、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家人、師長、與朋友們。願我對這個世界更加溫柔。

收淚

弟弟過世以後，收涎的米餅還是沒有收。一方透明的罐子就寧靜地放在那裡，絲毫不可動。幾次爸爸說要移走，媽媽都說不用，就放在那裡，放在那裡。好像弟弟還在某處流著口水，隨時需要那塊餅一樣。

出生前的超音波就發現異常了。媽媽堅持不墮掉。她說，這是緣分，他來，我們不能讓他走。也真的來了，沒有過於洪量的哭聲，都是斷斷續續的，偶爾還會換不過氣來，氣若游絲的模樣。有次我在客廳聽到爸媽房間裡被子蒙住的哭聲，趕緊進去要把被子從弟弟臉上移開，卻發現在被子裡的是媽媽，不是弟弟。

我輕輕地把門帶上。

弟弟鼻子小小的，嘴巴也小小的，笑的時候都會讓我看見沒有牙齒的嘴巴裡粉嫩的小舌頭。他的兩隻眼睛沒辦法聚焦，笑時眼睛會看向兩個方向，我們也笑說他一次可以看著很多人呢。弟弟也喜歡踢掉我們幫他穿上的襪子，這時候媽媽都會特別高興，說，你們看他多有力呢。

弟弟的口水會一直流，不是普通嬰兒的一滴一點，而會匯聚成流，每半小時就要幫他換一次枕頭上墊上的毛巾，總是濕濡濡的。媽媽早早地就幫他買了收涎餅，說四個月的時候用這個一收，就不會

流了。但弟弟沒有等到。

對於差我十五歲的弟弟的記憶大概就這樣了。他來的時間太短，連收涎餅在家裡的時間都比他多。弟弟離開以後，媽媽三不五時就會換過罐子裡的餅，我一直不知道那些被替換掉的餅都到哪裡去了，媽媽也沒有說，只是保持著家裡有餅。一直都有。

我不記得多久以後那個罐子才被收走，只記得那是個陽光明亮的下午，我放學回家，家裡的擺設都變了，兩扇落地窗亮敞敞地開著灌進新鮮的空氣。爸媽房裡的嬰兒床拆解收到不知哪裡，玩具從爸媽床上移走了，那個透明罐子也不知所蹤，從此家裡沒有米餅，也沒有弟弟曾經來過的一絲痕跡。

後來問爸爸，爸爸才告訴我曾經有個哥哥。媽媽一直想要生回來。這件事我從來不知道。直到很後來一切事情都淡得像無糖無鹽的米餅，我問媽媽那時候收涎的米餅都去哪裡了。媽媽說吃掉了啊。要不然多浪費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說吃掉了啊的時候，讓我一直想到陰暗的角落裡，媽媽一小口一小口垂淚吃下來準備給弟弟收涎的米餅。好像電影的畫面。我問媽媽後來為什麼把米餅都收掉了。她回得很俏皮，說，因為我吃膩了。

其實弟弟走了以後我偷吃過一次。收涎的米餅還真是不好吃。像是忘記放調味料的旺旺仙貝。我唯一吃的那一次淚也滴了下來，柔軟地滴到餅上。收涎的餅令我意外地吸水，完全看不出曾經有淚。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，寡淡的米餅不只能收涎，還能收淚。



思念側寫

◎阿盛

表面上寫的是嬰兒收涎餅，實則刻畫了母親與自己對早夭弟弟的思念不捨，側寫，手法很好。淡的語調，蘊含深深的情感，最後才點出那餅沾了母子兩人的眼淚，真高明。

